



一錢不值

沙鷗著



一錢不值

沙 龍 畫

· 1 ·

一 錢 不 值

沙 鷗 著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

一 九 五 六 • 上 海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包括諷刺小品八篇，通过对现实生活中一些反面現象的揭露，尖銳地批判了机关干部中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思想。如“搬家”一篇即从某干部爭先恐后地搶着掉換新床、搬宿舍这些日常生活事件上，揭露了他那腐朽的个人主义思想；“防范不周”描寫了某些干部在私生活上表现出的道德敗坏的行为；“一錢不值”描繪了一个脱离生活、关門創作，而又自吹自擂的創作干部的形象。

小品文对这些不良現象作了輕松的、喜劇性的描寫，和無情的嘲諷，引起人們对这些現象的憎惡。

一 錢 不 值

沙 鷗 著

*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海康平路一五五号)

上海市書刊出版业營業許可証出零壹壹号

華文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*

書号 1162

开本 787×1092 耗 1/36 印張 1 4/9 字數 28,000

一九五六年十一月第一版

一九五六年十一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 1—30,000 定价(6) 0.14 元

目 次

姚萍的婚礼.....	1
搬家.....	6
病人.....	11
挑对象.....	18
防范不周.....	22
驕必敗.....	26
喜事.....	34
一錢不值.....	40

姚萍的婚礼

年輕的新娘子——姚萍，正怀着激动的心情靠在沙發上，她为自己的幸运陶醉着。

这是一間緊挨着大餐廳的小巧的休息室，姚萍是偷了一个空兒來这里的。客人們川流不息地涌來，她拉手、寒暄，忙了一陣，真有点兒累了。

哪知她剛剛坐在沙發上，門又开了。進來的是張佩珍，这是她兩年前的高中同学。

“躲在这里！我說你会跑到哪去了？”

姚萍露出一个滿意的微笑。老同学來参加她的婚礼，是使她高兴的；虽然張佩珍这兩年來已不常和她來往，但在念高中的时候畢竟还是好朋友。

“一点信也不透，就結婚了。坐的什么快車？”張佩珍拉着姚萍的手，也坐在沙發上。

“是臨時决定的。”

“周慶德呢？”張佩珍問。

姚萍一楞，但她很快就想過來了，她的耳根微微一紅，用毫不介意的口气回答道：

“沒有通知他。”

这使得張佩珍大为不解，結婚了，难道有不通知新郎的道理嗎？她急忙忙地問：

“为什么？”

新娘子不能不作一点說明了。她說：那位周慶德已和她拉倒了，現在的新郎也姓周。張佩珍听了之后，深覺自己冒失，失悔看請帖时太大意了，哪里知道才兩三个月的工夫又变了一个人呢？她抱歉地說道：

“我真是個冒失鬼！”

“没有什么。我本來就不喜欢周慶德，跟他認識了四五月，沒有一天痛快，花他一个錢像削了他一片肉似的。”

这一番議論使張佩珍暗暗吃驚，使張佩珍感到她的同学这兩年來变化太大了。她想起兩年前，她們还在高中的时候，姚萍只不过是愛穿好衣服，愛交男朋友而已。兩年过去了，張佩珍念大学二年級了，而姚萍就一直呆在家里，沒有考上大学，又不願意去工作。她那个做資本家的父親，也乐得女兒在家閑着，好經常帶她出入交际場所，經常跳舞到深夜。这样，兩年过去了，姚萍对人生的看法更大不同于从前了。

“这位周先生該很好了？”張佩珍問。

“当然比那个姓周的好，”新娘子誇耀地伸出了她白胖胖的左手：“你看这只表、戒子，他会挑我最喜欢的东西買。拿今天的婚禮來說吧，我原打算請五、六桌酒就算了，他竟發了十五桌的請帖。”

“周先生在哪兒工作？”

“也算一个干部吧！他在一个公私合营的公司当会计主任。但小周可不像那些干部，我从認識他到今天，兩個多月，他就沒有跟我談过一句什么政治的話。唉！我就膩味那些干巴巴的無聊話。”

張佩珍越听越觉得不对头了，她正想問一句，这时，忽然門一响，一群人涌進來，嘻嘻哈哈地把新娘子拖出去了。張佩珍望着姚萍的像水蛇一样的腰身，望着她蓬松的燙着大花的短髮，紅絲絨的高領的長旗袍，微微嘆了一口气，她想馬上离开这里。但是，她为了想看看“这位周先生”的廬山真面目，还是勉强地留下來，跟了出去。

大餐廳布置得十分華麗，金色的巨大的“囍”字貼在对着大門的白牆上，牆根上堆着花籃。長長的桌子上鋪着粉紅色的桌布，上面擺着插滿鮮花的花瓶、結婚証書、筆、硯、印泥盒之类。乐隊坐在右边的角落里，白色的制服与金色的大喇叭很惹人注意。花花綠綠的客人們有的坐着在交談，有的來來往往地走動，在找尋熟人。招待員忙碌地端着茶杯，像穿梭似地走來走去……真是一番熱鬧的景象。当新娘被一群男女賀客拥出之后，就是一片掌声，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新娘的臉上了。有人用尖脆的声音喊道：“新娘子！你把新郎藏到哪里去了？”接着又是一片嘩然的笑声。

一位穿西服的中年男人，走到新娘的面前。

“小周呢？怎么还不來？”

“大姨父！中午他还打电话来过，說是就来。”新娘兴奋地回答。

“怎么他们公司里还没人來？他不是說請他們公司經理証婚么？”

“呵，忘了告訴你，他說他們一塊來！……”

“听说你们新租了房子，買了一套好家具？”一位上了年紀的客人，帶着羨慕的口吻插嘴問。

“在这里能買到什么好家具！”新娘越發得意了。

又來客人了，新娘应酬着。

大餐廳里这时充滿着混亂的嘈雜的声音，有說話的声音，有尖笑的声音，有磕瓜子的声音，有招待員請讓路的声音。香烟的烟霧繚繞着，像一片混濁的霧气。

四点了。

客人們有的已在輕声地埋怨为什么新郎还不來。

新娘的母親从一群老年的女客中來到姚萍的身边，悄悄地說道：

“怎么小周还不來？你打个電話去吧！”

姚萍皺了一下眉头，不高興地說了一声“死东西！”便丟开她的母親，向客人中一瞥，看見張佩珍正無精打彩地坐在一个角落里，她笑着走过去，拉着她的手，說道：

“陪我去打一个電話。”

她們从客人群中穿了过去。

“你結婚花錢不少哇。”張佩珍惋惜地說。

姚萍以为是在贊美她、羨慕她，她不以为意地回答：

“这算什么！一个人只結婚一次，能不花一点！”

張佩珍不願在这时來爭辯，她再沒有說一句話，只默默地有点厭煩地陪姚萍到了電話机旁。

姚萍拿起听筒，撥了號碼，問道：

“吳媽，周先生不在家？……什么时候出去的？……大声点！唔，什么，四个來鐘头了？……唔，公司派人請他去了……”

姚萍狠狠地放下听筒，向張佩珍說道：“什么狗屁公司，星期天还有要緊事！”她又拿起听筒，嚓嚓嚓地撥了號碼，問道：

“是會計科嗎？請找一下周主任……呵？……勞駕你告訴我經理室的號碼。……謝謝！”

姚萍又慌慌忙忙地再撥號碼，哪知占綫，她又撥，还是占綫，她急了，碰碰碰地差点把電話机打碎了，好容易接通了經理室，她大声地喊道：

“找你們經理！……哦！你就是經理！會計科周主任在嗎？……什么？……我是他的爱人……我們今天結婚！……”

電話里告訴她：周主任因为重大的貪污案已被扣押了。

年輕的新娘一失手，听筒掉在地上了。她像忽然得了軟骨病似的，要不是張佩珍扶着她，她就会癱倒在地板上。

“你怎么啦？”張佩珍莫名其妙地喊着，姚萍却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了。

一九五四年

搬 家

晚飯后，又下雪了。

小孩跳跳蹦蹦地進來了。于副主任正想把剛才开会时剩下的糖給小孩吃，小孩却是來报告新聞的：

“送床來了，鉄床。”

于副主任早就接到供給科的通知，說正、副主任最近要換鉄床。

“我知道，大驚小怪！”

“有一个才好看咧，有一个是旧的。”

“傻瓜！你为什么不早說！”

于副主任慌慌張張地跑出去了，好像根本就不感到外面正在下着大雪。他穿过院子，看見送床的工友还没有走，便急忙忙地說道：

“劳駕，把这一張床給我搬進去。”

新鉄床搬進他的屋子去了。屋子太小，擺不下。送床的工友說，最好把新床抬出去，把原來那一張木床拆走后，再把新鉄床抬進來。但是，这个建議未被于副主任采納，他怕新鉄床会飛走似的，坚持着新鉄床既然已搬進屋來，只能想法把木床抬出去。

不用說，这是十分費勁的事情。他开了电灯，拉开了書桌，甚至还移动了几只箱子，才讓出一个地方，把木床搬出去了。

他还不算安心，也不管小孩正在新鉄床的綱絲上跳來跳去，就对工友說：

“把那張鉄床送到北屋去吧！”

“北屋空了。鄭伯伯在下午就搬走了。”小孩站在床上說。

于副主任一听，真是喜出望外，但只淡淡地責备了一下他的兒子，說像这样要緊的事情，就該早点告訴他；当然現在說出來，也不算迟。他在沉思默想中，根本就沒有看見送床的那兩位工友是在什么时候走出去的。

他又冒着大雪去北屋了。

北屋一排三間，有寬大的廊檐，真好，真漂亮。

“搬家，得赶快！”于副主任这样想着，“迟了就会有人來住，我搬進去之后，就是木已成舟……喲！这几間屋子我想了好久了啊！快兩年啦！……”

决定立刻就搬家的消息，使小孩感到莫名其妙。他讓小孩趕緊跑，把剛才來送床的工友叫回來。兩位工友不用說是忙坏了。苦惱的事情是新鉄床拆不开。这个玩意大伤了于副主任的腦筋，他跑到鄰院去借了一个錘子，叮叮当当敲了半天，累得他滿头大汗。他一边敲一边埋怨小孩的母親怎么还不回來：“准是被雪埋死了。”当然，他忘了今天是星

期二，正是小孩的母親上夜校的日子。

搬家的事情总算很艰苦地完成了。

時間已經很晚，雪下得更大了。很靜，隱隱傳來修下水道的工人們用鉄輪小車送水泥石子的响声。

于副主任得意而安靜地躺在新鉄床上，抽着烟，望着潔白的天花板，望着米黃色的牆壁，心里甜滋滋的。多漂亮的屋子啊！冬天有太陽照着，夏天有涼風吹着……

小孩呼呼地睡熟了。

一陣敲門声。

于副主任以为是孩子的母親回來了，他正准备說一通他一个人搬家是如何辛苦，單是裝爐子，安烟筒又如何使他煞費苦心的話；并且他还打算向他的愛人大大吹噓一番：“你看，这事，我办得够漂亮的啦！你滿意吧！……”但他又有点耽心因他乱搬屋子，他的愛人会批評他。

可是，進來的不是孩子的母親，是修建科的徐科長。

“你怎么搬進來了？”

于副主任完全沒有料到徐科長竟在夜晚來找他，于是顯得有点慌亂，有点难为情，但又極力裝得很鎮靜的样子。

“沒……沒什麼。”他吞吞吐吐地回答。

“于副主任，”修建科長像是焦急万分地說，“赶快搬家，这房子就要塌了！”

于副主任这才發覺，那面北牆底下，已有了一道很顯著的裂縫。但是他還不太相信，他想：也許是要借这个緣故把

我再赶回南屋去吧！

“怎么会塌？”

“牆外面在挖溝，牆底下都快空了。我現在來，就是看看塌了沒有？”

“怎……怎……怎么办呢？”真是晴天霹靂，于副主任的臉色全變了。

“赶快搬家！你先把孩子叫起來，快出去……。”

修建科長一邊說，一邊就動手往外搬東西。他見于副主任只是一言不發地呆呆地望着北牆，望着牆邊睡在木床上的孩子，他焦急地喊道：

“快吧，不然要出人命……。”

“快……快起來！快起來！”于副主任這才顯出慌亂的樣子來。

“干嘛呀！”小孩坐起來了。

“搬家，搬家！”于副主任又急心又亂。

“爸爸！你……你瘋了！”

修建科長為了幫助于副主任深夜搬家，又跑到鄰院去叫同志們來幫忙。

可惜來不及了。

已經快到午夜了。于副主任剛剛拉着他的兒子走出北房，就是一聲巨大的轟响，一面北牆倒了！新鉄床全部埋在土堆與磚塊中了。……

同志們帶着驚慌而關切的心情跑了過來，耽心于副主

任会埋在土里,后来发现并未伤人,才放了心。人们看见那个可爱的孩子站在于副主任身边,被吓得那付目瞪口呆的样子,就有人轻轻地叹息:

“看这孩子! 这是为了什么……。”

这时雪还落着,于副主任面无人色,长久地呆立在院子里。

一九五四年

病人

刘科長与腦系科的主任談过話之后，便匆匆地走進了一二三号病房。

屋里很安靜，暖和的陽光从窗外射進來，把一个屋子都照得亮煌煌的。剛剛抽出新芽的柳条，在窗前搖动着，給人一种愉快的感覺。但是刘科長的心情却很不好，他很气惱。他用冷冷的目光向一号病床上一扫，看見張文平正在試体温，厚厚的嘴唇突出地包着体温計，他就一声不响地坐在二号空床上。

“你們这里的病人可以整天看小說嗎？”刘科長問站在旁边的一个护士。

那位年青的有着紅紅的臉孔的护士搖了搖頭，笑着回答說：

“不准看的。”

刘科長很突然提出來的問題，把躺在病床上的張文平吓了一跳，要不是他十分注意，那支体温表会掉下來的。他斜着眼睛看了一下他的上級，心中不安起來。

試体温需要一点時間，屋里很沉靜。隱隱聽見門外有脚步声和膠皮輪子滾过地板的响声，大概是有病人要去做

手術了。

“他的睡眠好嗎？”劉科長問護士。

“一直都很好。”護士熱情地回答。

“吃飯呢？”

“他的胃口挺好的。”

“發燒嗎？”

護士沒有立刻回答，她走到張文平的面前，取了體溫表，用右手指拿着一瞧，然後說道：

“三十六度六，他的體溫一直都正常。”

這一段對話，很出張文平的意外，他開始埋怨劉科長太細心了，簡直細心到使他為難的程度；他也怪那位護士的精神太好，簡直廢話連篇。他正擔心護士還會說出什麼來，幸好那位護士急匆匆地出去了。

“你怎麼樣了？”劉科長的銳利的眼光落在張文平的臉上。他看見那一雙小眼睛靈活地轉動着，好像在躲避劉科長的注意，高大的顴骨像山丘似地隆起，與厚厚的嘴唇同樣不相稱，但是，劉科長看到，張文平是長胖了，眼睛越發細小，便是一個證明。

“還是一樣，真糟！”張文平現出一付苦臉，仿佛真有難言的痛苦似的。

劉科長站起身來，慢步走到窗前。窗外是一排粗大的柳樹和一大塊草地，上午的太陽照着他的飽滿的前額。但他並沒有看見什麼，他很激動，他在努力地抑制自己。